

# 擺輪空中轉

## MB&F LEGACY MACHINE NO. 1

每一次看見MB&F的腕表都會被它史無前例的創意嚇一跳，今次明明事先做好心理準備，目睹新品仍然有雙重驚喜：不但擺輪破天荒地懸浮空中，腕表竟然是圓形。

Text: Connie Chan / photo: pluckPAZU



表殼：紅或白金  
直徑：44 mm  
厚度：16 mm  
上鍊：手動  
零件數目：279  
擺輪擺頻：每小時18,800次  
(2.5Hz)  
擺輪直徑：14 mm  
寶石數目：23  
動力儲備：45小時



造圓形表本該天經地義，但是以MB&F來說可是大新聞。品牌創辦人Maximilian Busser一向不甘傳統，由HM1發展至IM4，一枚比一枚古靈精怪，看得出他擺的是一副表不驚人誓不休的姿態。原先還在想一枚IMS又會怎樣開天闢地，怎知峰迴路轉，竟然殺出一枚圓形表。當然再走下去便會發現它依然是品牌一貫的離經叛道，例如本應好端端在表底的擺輪，現在不但走到表盤上佔據最搶眼的中央位置，而且還吊在半空中，靠兩條由表盤上方中間伸延的拱形表橋支撐著，放諸古今都屬於超高難度動作。在擺輪下方90°位置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立體動力儲備顯示器，藍色的箭頭會爬上爬落顯示腕表的動力狀況。表盤上有兩個sundial，認真看原來也是懸浮在表面上。這兩個小盤的時和分均能獨立調校，用來顯示兩個不同地區的時間，使用上直接方便，無需理會時差是一小時還是半小時，另外還可以用來做簡單計時。沒記錯的話，它應該是市場上唯一用單一機芯推動的雙時分盤設計。兩個sundial跟中間懸浮的擺輪巧妙地組成一個三環緊扣的立體構圖，加上那兩條展翅齊飛的拱形表橋，實在美妙不可方物。

為甚麼回歸傳統造圓形表？原來是出於Max一向對十八、十九世紀製表工藝推崇備至的情懷。「那個時代的製表技術確是頂呱呱，沒有電，更遑論電腦，只有原始簡單的工具，就已經發明和製造出幾乎所有的鐘表複雜功能。我想假如我生於那個偉大年代，會造出一枚怎樣的表？」外形當時來說不能作他想，必定是圓形的了，而用MB&F



的風格來演繹，那就是立體設計。他用了當時流行，也是到今天依然是他最愛的18,000次擺頻大擺輪做主角，參考了當時已建成的艾菲爾鐵塔，造成懸掛著擺輪的拱形表橋和立體動力儲備顯示，又以Jules Verne的科幻小說為藍本打造拱形表鏡，形成了眼前這枚從十八、九世紀出發的Legacy Machine。

擺輪史無前例的懸浮在空中，是整個機芯最大挑戰的一環。用來固定擺輪的軸芯要特別長，才能貫穿機芯走到表面，造工和計算方面都要做得非常準確，用來支撐大擺輪的兩度搭橋也不例外。當然現在科技進步，可以運用極精密的先進機械技術協助，如果Max真的生於一百年前，這個高難度懸

浮創舉恐怕難以實現。負責研發和製造機芯的是去年在日內瓦製表大獎中奪得最佳製表師獎的得主Jean-Francois Mojon，花了三年半時間才完成。至於機芯設計和修飾打磨的工作則落在Carri Voutilainen身上。Voutilainen一向堅持以最傳統的製表和打磨技術造表，這次他替Legacy Machine設計的機芯也確實用盡真功夫，機芯夾板布局一如十九世紀的古董袋表機芯，裝飾儘管是見慣見熟的日內瓦條紋，但經大師之手打磨，出來的效果格外具層次感，夾板邊緣的倒角打磨亦平滑亮麗如鏡面，可以說表底的美足以跟表面分庭抗禮，只是前衛和傳統的分別而已。坊間不少腕表都標榜設計融合了創新和傳統，老實說當中不少是空泛之談，今次這枚立體圓形表，才是真正在傳統的圓形規範裡造出具突破意義的演繹。

由古靈精怪的IMS系列來到圓形IM系列，無可避免會惹來走向商業化的質疑，但Max對此不以為然。「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東西，事實上造圓形表對我來說風險更大，因為IMS系列天馬行空，沒有珠玉在前的比較，容易贏得掌聲；做傳統圓形表，等於跟所有腕表品牌競爭，跟過去幾百年的製表歷史較量，稍有差池別人便會說我原來不懂得造表。」幸好今次反應和口碑比預期還要好，預計年產量約七十枚，現在已售出二百多枚，足足是四年的訂單量。事實上它的外形討好和創意超凡，只是定價約八十二萬元，以一枚只有兩地時間的腕表來說並不算便宜，不過MB&F出品幾乎可躋身腕表藝術品之列，當可另作別論。